

陳成球：香港現代水墨畫

最能代表香港藝術成就

水墨藝術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源遠流長，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創作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社會意識和審美情趣，八大山人、齊白石、范曾等一代宗師的畫作，水墨集中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社會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哲學、宗教、道德、文藝等方面的認識。因應時代進步，近代大師如高劍父、徐悲鴻、林風眠、傅抱石、吳冠中等的畫作都致力於界定嶄新的藝術觀，為水墨藝術的性質、功能與形態探索新的定義，希望建立更具現代精神的當代水墨藝術。最近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大學博物館學會、香港現代水墨學會聯合主辦——現代水墨畫技法工作坊，為公眾演繹劉國松的四種技法。香港水墨畫協會會長陳成球告訴記者：「香港現代水墨畫是最能代表香港藝術成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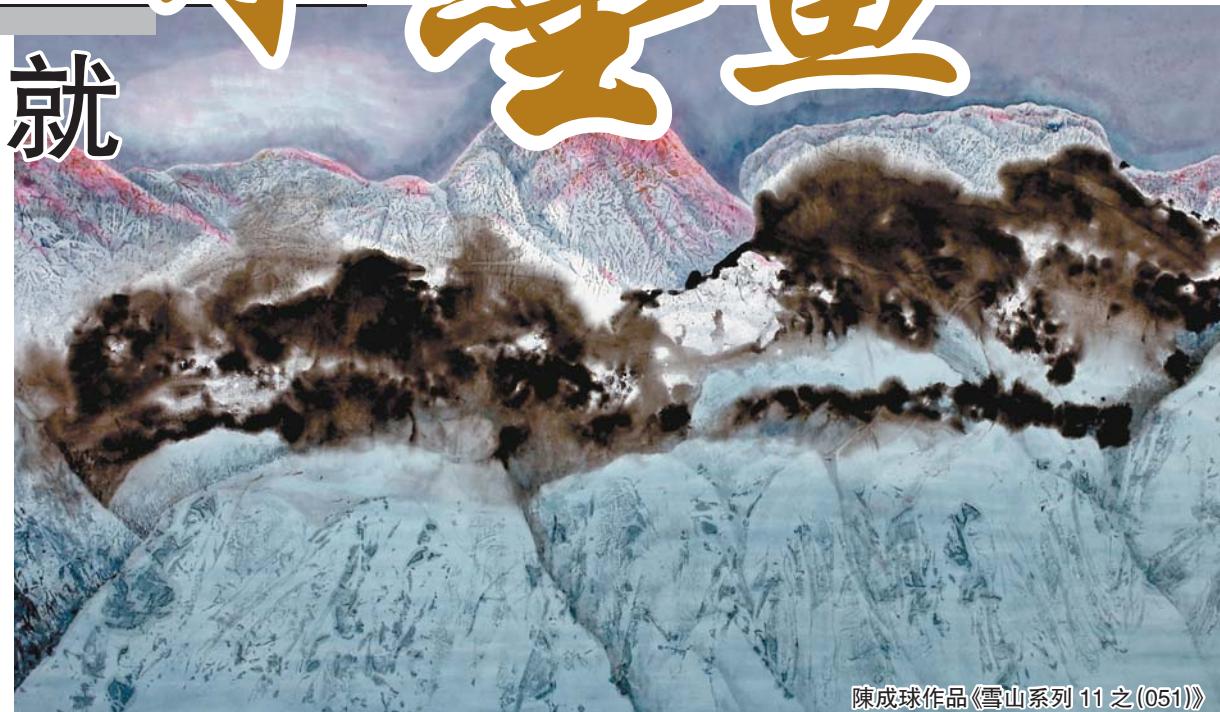
香港商報記者 朱求真

香港位處中國廣東，本地水墨畫家傳統上承傳了「嶺南畫派」。但因殖民地的歷史背景下，卻發展出一套與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形態，成為罕有的中西文化匯聚之都，讓香港藝術界擁有比較寬鬆的創作自由度與敏感的國際觸覺。由於香港本來就是一個主要由移民組成的社會，加上殖民地與東西方文化交雜的背景影響，香港人少了一份文化傳承的包袱，藝術家更能向不同媒介去自由探索和發展。

陳成球介紹，在 70 年代，由呂壽琨帶頭提倡注重對物料、造型和內容進行新探索的「新水墨運動」興起，一群曾隨呂氏學習的藝術家，擺脫了傳統水墨的框架，大膽加入不同媒材及概念，成就了融匯東西方繪畫元素的實驗型新派水墨，各自演化出不同面目，富個人特色之餘，更締造了香港水墨畫新風貌。這種帶有濃厚香港本土特色的實驗型畫風，不但在具象的基礎上加入西方變形或抽象等元素，達到更強的表現力，在文化定位、創作意識上比傳統型的水墨畫亦更具方向性和凝聚力。

大象無形 大道無法——劉國松

另一位對香港當代水墨影響殊深者為陳成球的老師劉國松。早在 50 年代晚期，他便與顧福生、楊英風、謝里法等在台灣倡導現代藝術，並創立「五月畫會」，70 年代初來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劉氏能言善辯，積極推動水墨現代化，曾著作專文多篇，提出水墨畫革新思維的多種主張。尤其是在技巧創新方面作出探索。他主張「革中鋒的命、革筆的命」，在水墨現代化和藝術教育方面，扮演了積極角色，時遷地易，無疑也影響到藝術家的創作路向。不少藝術家遷移香港後，也轉而從本地山水中尋求創作素材。本屬於傳統畫家，又是廣州國畫研究會的中堅分子黃般若，畫家林建同、萬一鵬、彭襲明、梁伯譽等在其穩固的傳統基礎上，也繪畫了不少以香港山水為題材的作品；而吳孤鴻、陸無涯、鄭家鎮則以寫實手法，細緻觀察現實景物而描畫具有本地特色的風土人情，殊具個性。



陳成球作品《雪山系列 11 之(051)》

我們共同努力，就可以引領中華的文化走向更寬敞的道路去。」

陳成球強調：「當代香港水墨正處於一個百川彙合、新舊輝映的局面，水墨藝術家各自尋找表達感情的媒介及技法，發展出不同的藝術面貌。這正是香港學術自由、中西合璧的優點，我們要好好珍惜和利用，一齊將香港打造成現代水墨之都。」

時代感的水墨

劉國松雖於 90 年代退休，返回台灣發展，但受其啟發的陳成球秉承老師的創新風格，鑽研和推廣現代水墨，從事創作，特別是在水墨技巧，畫面表現形式和題材元素方面作出種種新嘗試。「現代水墨賦予我無限創作的空間和樂趣，當藝術家在進行創作時，是個人與外在的環境的相互激盪，除了要表現當時的社會氛圍外，也將所受的文化背景及傳統體系等無法用言語說明清楚的意念用水墨來表達。我們要描寫的不一定是實景真貌，可以是景物的精神、姿態和感受；以概括來表達繁瑣，以符號來代替感受，這正是生活在當下的我們所要表現的現代藝術；我們留戀光輝的傳統，但不會固步自封，只



何百里作品《松影》

劉國松作品《九寨溝之三》

周緣雲作品《春色》

荷風徐來

8 月 3 日至 22 日，上海中國畫院在其美術館舉行「荷風徐來——上海中國畫院藏荷花作品展」。

荷花作為一種審美意象深深沉澱於民族藝術文化心理裏，歷代畫家的畫荷作品中，往往將其融入了更多的祈福文化內涵。在此次展覽的畫作中，年代最久的就是陳洪綬的《和平呈瑞》中，展現的是複瓣荷花。這幅作品是程十發捐給畫院的，畫家以勾線、設色取勝，細、韌、圓的雙勾線條配合層層色彩暈染，完美地傳達了荷花的嬌嫩，並取荷花和花瓶的諧音，展現了畫家祈求祥和、寧靜的心願。

齊白石的荷花自成一家，潑墨寫意，看似漫筆遣興，卻又意味長遠，匠心獨運、成竹在胸，筆墨直追徐渭、八大。此次展出的《荷》是一件民國時期繪製的精品。此圖構思新穎，一朵紅荷的花蕾朝上含苞待放，與大片的墨色荷葉相配，色彩對比鮮亮奪目，相得益彰。筆墨縱橫雄健，造型簡練質樸，神態活潑，洋溢著自然界生機勃勃的氣息，為其寫意花卉的典範之作。

作為上海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來楚生是繼齊白石之後又一寫意花鳥畫大家。其畫筆墨酣暢，色彩明快，構圖簡略，意境豐盈。此次展出的《清塘小趣》作於 1973 年，是來楚生的代表作之一，用筆潑辣、奔放，大刀闊斧。畫面上荷葉垂垂，細草擎舉，那一朵荷花凝露正開，讓人不覺吟起「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詩句。荷下正躍入水中的青蛙，姿態生動，作者寥寥數筆便將其表現得活靈活現，而線條無論長短，用筆均乾淨沉穩，準確果斷，在古樸、沉靜、凝重中把中國文人畫的空靈意境推上了頂峰。

荷花在人們的眼中正是一種雅俗共賞的吉祥物，而在畫家的筆下，透過畫面的巧妙安排，則可以展現出另外一種寓意：「連年如意」以蓮花和如意表示平安吉祥；「連生貴子」以蓮花和童子寓意早生貴子；另「雙魚戲蓮」、「鴛鴦遊戲蓮」、「蜻蜓荷花」中的各種動物或自身產物寓意愛情幸福、婚姻美滿……像此次展出的張大壯《荷花》，用筆放逸，一改南田沒骨花卉精雕細刻之習，純以信筆為之，隨心所欲，少有羈絆，一派水墨清華。筆墨十分簡潔，往往寥寥數筆以草書筆意勾取花形，枝幹用筆更顯綿裏鐵柔中見剛之感，荷葉則用破袈裟法大筆側鋒抹出，水墨淋漓，一片天機，配上兩條游魚，盡顯吉祥如意。

最能和目前慶祝中國健兒在奧運獲得佳績氣氛相呼應的，還是周煉霞的《碩果》。這幅作品是為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獲得金牌的健兒所創作，其中以蓮子等植物象徵碩果累累，慶祝奧運會上獲得巨大成績。



此次畫展中展出的荷花作品

80 件故宮古玉首次展出

新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頗具代表性的精美玉器，跨越八千年中國玉器史長河。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墨西哥的玉石混在傳統的中國玉器中，如果不仔細閱讀說明牌幾乎很難辨別出來。「雖然中國與墨西哥地處太平洋兩岸，相隔萬里，但考古發掘所獲得的資料表明，早在遠古時期，兩國人民可能就已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過交流。我在布展時就發現兩國玉器的造型在很多方面都有雷同。也有專家猜測，當初商末一批貴族曾出海，順流漂洋到了美洲。因為除了玉器，在那裏還找到了一些其他相似的文物。」徐琳說。

「這次展覽首次全方位展示中方和墨方各自玉器文化的歷史，可謂世界上兩個最古老的玉文化板塊之間的第一次碰撞與對話。」馬季戈透露，本次展覽為期近三個月，將於 11 月 11 日結束。展覽不單獨售票，觀眾憑故宮門票入院後可免費參觀。

香港商報記者 朱求真



嶺南隸書第一人陳恭尹

陳恭尹（1631-1700）既是清初「嶺南三家」之一，在嶺南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家，被稱為嶺南地區清代隸書的第一人。

陳恭尹以詩歌揚名於世，但他在書法上的地位並不比詩歌遜色。他的書法以行草書和隸書見長，尤其是以隸書之風神獨具而為人稱道。

陳恭尹的藝術活動主要是在清代康熙年間，這一時期活躍於南京的一個隸書名家叫鄭簠，因字谷口，人們習慣稱「鄭谷口」。鄭谷口的隸書以習稱的「八分書」見長，在清代書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當時浙江海寧籍的著名文人陳奕禱將鄭谷口與陳恭尹相提並論，認為陳恭尹的隸書可以和鄭谷口一較高低，由此可見陳恭尹在當時的地位。

陳恭尹的隸書主要取法於漢碑，其中得益最多的為《夏承碑》和《曹全碑》。《曹全碑》的主要特色為秀逸，而《夏承碑》則以靈動著稱，兩碑的特色構成了陳恭尹隸書的主要風格。他能以瘦逸遒勁之筆，儘量避免隋唐以來那種呆板孱弱的習氣，不為漢碑所困，在當時廣東書壇，應該說是極具開拓性意義的。但由於受條件限制，當時所能見到的漢碑並不多，不像乾隆、嘉慶以後金石學、小學的興盛和各種碑版的大量出土，可資書家參照摹摹的品物那樣豐富，因而眼界不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使得陳恭尹無法博採衆家

之長。所以現在所能見到他的傳世隸書，風格上基本沒有多大變化。

陳恭尹的傳世書跡相對於屈大均、梁佩蘭來說是比較多的，但就筆者所編著的《廣東傳世書跡知見錄》中就錄有其書跡 51 件，其中隸書就有 20 餘件，主要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及私人藏家中，其隸書名跡主要有故宮博物院所藏《題明史列傳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詠月詩》軸、廣州藝術博物院藏《隸書軸》和廣東省博物館所藏《祝龍翁》詩賦斗方和《詠花十詩》卷等，尤以《詠花十詩》卷為精湛。

陳恭尹的隸書在當時已經享有很高的聲譽，清初文人王士禛在其《香祖筆記》、《漁洋詩話》中屢有提及，陳奕禱的《隱綠軒題跋》也有所論及。作為嶺南地區一代文學宗師，其隸書也能揚名嶺外，名垂書史，在廣東書法史上是並不多見的。



朱萬章，中國藝術研究院明清美術研究專業博士，從事明清以來書畫鑒藏與研究、美術評論及教學等，現為廣東省博物館研究館員。出版有《書畫鑒考與美術史研究》等論著 20 餘種。

象外·閱讀山水百年 趙大陸作品展

2012 年 7 月 27 日趙大陸「大象·閱讀山水百年」的作品展在何香凝美術館開幕，這也是趙大陸繼去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閱讀記憶」個展後的又一次展示。

趙大陸先生旅居海外多年，他從古典寫實主義的油畫創作，逐步走向具有當代意識的探索與實驗。這次展覽的作品是他以挪用、移植、拷貝的後現代主義方式，利用油畫、裝置、影像等材料、手法，既重構和虛置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視覺圖像，又顛覆了那些曾經的歷史記憶。

他在對經典圖像與記憶資源的利用上，一方面採用一種相對客觀的意象態度，將感受到的傳統經典繪畫意味、歷史樸素、時間痕跡的視覺文本刻下了他個人創作的烙印，並在這種間隔當中相對充分地尋求到他對經典、記憶的某種新的判斷和詮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這些影響過他的「精神底片」的守望——對 20 世紀以來處於解構大潮下的經典文化傳統的堅守，以及在這份堅守中對新的意義生長點的期冀與張望。

香港商報記者 朱求真



隸書七言詩軸

廣東省博物館藏

象
外

